



□孙葆元

菊花是秋风吹绽的，菊花一开，时令就进入清冷的季节。人需要酷暑灼背，也需要清风抚肌。菊是秋的花信，秋就是菊秋、枫秋、芦花秋。古人咏秋是从菊开始的，“不是花中偏爱菊，此花开尽更无花”，元稹的话说得绝了点儿，朔风浩荡的时候不是还有梅花吗？“偏爱菊”却是文化人共同的心声。宋朝的理学家周敦颐一语挑明真谛，“予谓菊，花之隐逸者也”。原来，爱菊是爱它在百花喧闹后的隐逸。

隐逸是中国文人制造的境界，我们的传统文化把高尚的人称为君子。君子之境，不与凡夫俗子为伍，不与戚戚小人同流，可是他们改变不了身处的世界，只好选择归隐，便对隐逸做出最贴切的比喻，除了寄情于菊，还寄情于梅、兰、竹，谓之四君子。梅的彻骨之香始于凛冽的寒，兰的暗香来自优雅的精神境界，竹的节枝暗喻它的气节，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把四种植物推向精神的极致。公认的爱菊人是东晋的陶渊明，他本是彭泽县令，看不惯官场腐朽风行、点头哈腰，在县衙板凳上坐了八十天就挂印而去，回浔阳乡下做了一介耕夫。他借《饮酒》诗道出心中的块垒：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？心远地自偏。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。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”透过这些自适的字句，我们还看到了背后的愤懑。采菊岂是摘几朵菊花？他是借采菊之神魂，把自己融进菊花，赏菊、伴菊、就菊、与菊远离尘嚣，看山岚日夕，瞩飞鸟归还。

中国文化人的归隐不是寻求安逸，而是一种精神的抗争，有时代的进步意义。陶渊明的时代是帝王的时代，臣属只能在规定的王制框架内维持局部的安宁，没有主宰整个社会的职权，面对社会腐败、官场丑恶、诽谤谗佞，无力制止，只能拂袖而去，以避污秽。陶渊明归隐之后，生活不是很富裕，江州刺史王弘曾给他送酒，始安太守颜延也曾为他付酒钱。慕他诗名，朝廷召他出任著作佐郎，这是一个走出困顿、改变命运的好机会，陶渊明却放弃了，他宣誓说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。这句话一直为我们的传统文化称道不已，然而它却有着时代的误区。“折腰”，为谁折腰？需要明辨，如果为权贵折腰，那是傲骨；若是为天下百姓折腰，当之无愧。站在历史高峰上的我们不能苛求他目光的局限，但我们须知“折腰”的思想边界。尽管如此，陶渊明仍然赢得了中国文化的尊敬。

隐逸自有一个时代的局限性，不是中国文化精神永恒的主题。曾经的文化欣赏慎独精神，在当下，慎独精神，喧嚣之外的寂寞，可以在学术领域、艺术领域坚守，却不可以成为隔绝社会生活的屏障。人们成为国家的主人，江山与人民同语，我们还追求隐逸吗？责任在肩，民主大任于斯，隐逸就变成对一个时代的逃避，从小处说，也是放弃了自己的责任。文化是有属性的，科学社会主义与霸凌制度的属性，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属性，历史与现实的属性，进步与腐朽的属性，正义与邪恶的属性。隐逸的文化属性已经成为过去时，当我们面对菊

花，它是不是应该给我们新的启迪呢？

你看，菊是勇敢之花。当百花惧寒而退，它独自沐霜绽放。绽放是花的生命之歌，耗尽自己，为世界留香。黄巢说“冲天香阵透长安”，其实，走近菊花，它并不芬芳，说它香，那香一定是心心相印的心香。黄巢是唐末农民起义军的战士，山东曹州人，他的家乡盛开牡丹，并不产菊花，当他举起义旗时，并没有把牡丹作为吉祥物，而是选择了菊花，选择菊花其实是选择了勇敢和牺牲。早在举起义旗前他就为日后的起义做了思想准备。我们读他的这首菊花诗，往往忽略诗题，那诗题是《不第后赋菊》。唐朝策试要考诗题，公平地说，以他这首诗的标准衡量，他的诗作水平一般，难免落第。但如果把这首诗放到历代菊花诗中，这首诗触目惊心，在一片孤独隐逸寂寞的篇章中，像一道闪电划破长空。这是战士的诗，充满挑战精神，迎难而上，开辟未来。黄巢还有一首《题菊花》诗，“飒飒西风满院栽，蕊寒香冷蝶难来。他年我若为青帝，报与桃花一处开。”也提到了菊香。这种香，没有一定的境界是闻不到的，所以毛泽东也说“战地黄花分外香”，这是战斗者的嗅觉与情怀。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文化的机缘，毛泽东曾居住在中南海丰泽园内的菊香书屋，书屋门上留有康熙题写的楹联：“庭松不改青葱色，盆菊仍靠清净香”。还是菊香，无论是东篱、战地还是庭院的盆中，菊的本色是不可更改的。

康熙说得很准，菊是清净的，清净得可以入药，在汤头歌诀中，它疏散风热，平肝明目，清瘟解毒。我一直认为药石于医治是有限的，而于意识领域的启迪是无限的。菊花有着不张扬、不炫耀、不卖弄的秉性，默默地绽放，默默地凋谢，凋谢了把根留在土壤里，来年只要秋风秋雨召唤，仍会展开生命的绿色。无需撒种，无需扶持，不讲求任何条件，无论有人观赏还是无人打理，它都一如既往地盛开，不偷懒，不打折扣。

我们赏识并夸奖的盆菊是经过千年栽培的菊，其实菊的家族在山野，在人迹不到的地方。有一年，我在大山里行走，归时站在一块站牌下等候过路的长途汽车。那是一条新修的路，劈山拓路，岩石展现出黄色的断面，嶙峋而狰狞，细碎石子铺成的路面没给植物留下可以生存的土壤。突然我的眼睛被断壁处一朵小黄花吸引，那是一朵菊花，只有一角硬币那么小，没有水肥供养，亦没有人照料，纤细的茎顽强地举起它，一丝不苟地开着，给枯燥的大山一抹亮色。我久久地盯着它，用眼睛和它对话，我的眼光分明在问：你为谁而开呢？绽放也是花的语言，它无声地告诉我：为这个秋天的绚烂，为这个世界的美好，不错过寒冷的邀请。菊花不择地、不择时，不喜赏识者的眼媚，更不卑路人的无视，开出了生命里的无限。

菊花独立寒秋，具有强大的独立精神。独立不独是坚守，还有动力和令人憧憬的目标。菊以坚强的杆茎，挑起花蕊的希望，负重迎风，坚韧而不可屈。菊不是孤独的花，它心里充满对秋的感恩，邀西风共舞，完成一次岁月的谢幕。

随笔

□于永军

到泉城济南旅游，有两处景点必看，一是趵突泉，二是大明湖。看过之后，细心人会发现，这两处名胜的显眼处都有“硬伤”：前者，泉眼石碑上的“突”字头上少了一点；后者，正门牌坊上的“明”字“日”字旁中多了一点。这两个明显的错误，却承载了一个传说：当年刻写后的趵突泉石碑立到泉眼旁时，因泉水喷薄汹涌上蹿出四五米高，几下子便把“突”字的“点”给冲掉了，这个“点”掉到水里后，顺水漂到了大明湖，于是，大明湖的“明”字中，“日”字旁便多了一笔变成了“目”。

实际上，“趵突泉”三字为明代山东巡抚胡缵宗所写；“大明湖”三字是从大明湖碑上拓下来的，为清嘉庆年间著名书法家于书佃所书。这种书写，刀法上叫“添笔”或“缺笔”，在许多景点都可以看到。比如曲阜孔府的楹联：“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，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”，上联中的“富”字少上面一点，意为“富贵无头”；下联的“章”字下面一竖一直通到上面，则表示“文章通天”。还有，有着“天下第一错字”之称的“避暑山庄”，“避”字中的“辛”字底下两横下多了一横，是康熙认为“避”字不吉利，大笔一挥加上一横，就没有逃避之意了。最有意思的是乾隆爷下江南，在西湖湖心亭写下了“虫二”俩字，被解读为寓意“风月无边”。

笔者不懂书法，对这种添笔、缺笔艺术自是门外汉。但有一个视阈逻辑却烙印凿凿：凡题写匾名的人，造字必须具有成为“偶像”的资格。没有这个作为前提，任你写得再好，也绝不会有人理睬，更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为你营销。

文学艺术也是如此。胡适先生曾写过一首名唤《蝴蝶》的白话诗：“两个黄蝴蝶，双双飞上天。不知为什么，一个忽飞还。剩下那一个，孤单怪可怜。也无心上天，天上太孤单。”仅就其格调而言，充其量打油诗水平，但因为胡适先生在文坛名气太大，便被粉丝誉为“可贵的创新”。张宗昌有一首《大明湖》，这样写道：“大明湖，明湖大，大明湖里有荷花。荷花上面有蛤蟆，一戳一蹦跹。”明明一首乃如宋代《即事》诗一般的打油诗，因为他是雄霸一方的军阀，也被拥趸们誉为“与大明湖美景浑然天成”“堪称写实诗歌的泰山北斗”。

由此很自然地联想到现实中的“饭圈”，不难发现：只要主体人名气够大，处于给定组织结构金字塔的顶尖或圈

青未了 A13

“饭”的前提，即使错了也有“粉”的理由，亦有人跟上二次元创作。明代重臣赵南星笔下的《屁颂》，丹麦安徒生笔下的《皇帝的新装》，虽然出自于不同世纪、不同国度文学家之手，却殊途同归，鞭笞了同样的“饭圈”世相：明明是一个臭屁，因为排泄者是阎王，那动静便“依稀乎丝竹之音”，那味道便“仿佛乎麝兰之味”；明明身上不着一丝，因为全裸者是皇帝，臣子就怒赞其穿了“神奇的衣服”，有的甚至连自己的眼神也怀疑起来。

有人曾如是调侃眼下大数据下的粉丝间“争番”“撕番”流量战争：一些原本处于“稻草”层次的粉丝拥趸，为了能捆上“螃蟹”抑或“白菜”，从中获取参与感与成就感、分得一杯羹，就狂热地追随偶像、制造数据。那些处于“白菜”“螃蟹”层面的偶像，就像当年刘邦被粉成“龙种”一样，自然美滋滋地享受着网络数据为自己赢得的资源。而那些煽风点火、摇旗呐喊、制造商品营销的经纪公司、明星工作室、平台、资方，为套牢自己的明星粉丝，更是充当着“造热闹的不怕事大”的角色。

于是，原本只是蟹爬式的蹩脚字，就被吹成了“珍稀书法”；原本只是席间打着饱嗝吟出的诗文，就被捧成了“千古绝响”；原本荒诞的“饭圈逻辑”，在资本配合粉丝共同完成的吊诡逻辑链的作用下，也就似乎合理了起来。这既违背了公序良俗，也扭曲了社会审美观和市场经济发展规律，甚至造成了极为恶劣的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的毒化影响。

“饭圈”视阈下的畸形审美观，作祟于其间的思想方法，说白了是一种盲从、偏执，一种困在数据里的消费狂热。只要你具有成为“偶像”的资格，无论你种花植草还是养阿狗阿猫，无论你的颦一笑还是口齿留香之余打个饱嗝，都会成为“饭圈”花费时间和精力为你营销的理由。无疑，这是一种在流量游戏的作用下美丑不分、香臭不辨的反美学文化。与其说“饭圈”在寻找偶像身上某种“美”的密码，寻找某种噱头包括怒骂、点赞、辣评的角度，倒不如说是在寻找流量的密码。

而这一切，之于靠流量“红”起来的主体人，客观上都是乐见其成的知名度。为了这种“红”，他们的荣耻、是非界限异化了、泯灭了。或许在他们眼里，流量为王的语境下，骂也好，赞也罢，都不过是一个关注、一个点赞、一次阅读、一次播放而已。至于美名乎、臭名乎，在流量面前都变成了无关宏旨的“呵呵”。故这一怪世相，该速朽。

【文化杂谈】

## 菊韵悠长

【谈古论今】

## 游泉城联想到『饭圈』

